

读写视野

黄季耕 /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读写视野

DUXIESHIYE

黄季耕◇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写视野/黄季耕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 12

ISBN 978 - 7 - 5650 - 0311 - 0

I. ①读… II. ①黄…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6997 号

读 写 视 野

黄季耕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霍俊樟 郭娟娟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电 话 总编室:0551 - 2903038

印 张 16.5

发行部:0551 - 2903198

字 数 304 千字

网 址 www. hfutpress. com. cn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E-mail press@hfutpress. com. 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 - 7 - 5650 - 0311 - 0

定价:120.00 元(全 4 册)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自序

我自幼喜欢读书,与父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家祖上极贫穷,爷爷辈讨过饭,到伯父时靠开小店维持生计。农村购物赊欠较多,伯父便让父亲读了两年多私塾,希望能帮助记账。由于父亲勤学苦练,不仅很快学会记账,而且熟读很多诗文,空闲时间爱看《三国》、《水浒》和《三言》、《二拍》等古代小说。他记忆力特强,能把书中的人物故事绘声绘色地讲出来,还连带介绍若干诗词,有些至今我仍能随口吟诵。

由于家境窘困,生计艰难,我十岁多就曾背着口袋至邻村大伯家借米。所以小学毕业后,亲友劝父亲不要让我念中学了。父亲回答得很干脆:“我卖田也要给儿子读书!”我上中学时父亲是卖了地的。直至今天,当我重述父亲回答的话,想到老人拳拳爱子之心和他的深远眼光,便情不自禁,泪眼模糊。读中学时,学校有“万有文库”,我便时常借阅自己喜欢读的书。解放后,读高中我上的是中师,开始有自己装订的读书笔记本。1956年考入安徽师范学院(今安师大)中文系,更是不知疲倦地读书,不仅有课堂笔记,还有课外读书札记。在书海中徜徉,与书中人物悲喜相随。书不仅给人多方面的知识,还能让人明理和增智。所以我在每本笔记簿上都写着“敬时爱日”和“争分惜秒”字样,以资激励自己。及至自己置身高等教育的行列,明白“学养移人”的道理,进而认识到读书不仅使人广博和深厚,还能陶冶人的性情,使人的思想得到纯净和升华,乃至可以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进行不断地探索和深究,从而作出自己新的奉献。

通过学习和实践,我还认识到,“读”和“写”是密不可分的。读是基础,写是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了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自然“下笔如有神”。写可以加深对读的理解,提升读的品位,还可以写出让读者喜欢的佳作。在中外典籍和名著的熏染下,从而点燃智慧之灯,闪烁灵感之光。难以想象,一个知识贫乏、生活狭窄、思想猥琐的人能写出优秀的作品。要像茅盾那样对中外名著有精深品鉴。一次在友人宴会上,有人随意点出要背《红楼梦》某节,茅公竟能朗声流利背诵,一字不差。这就是大家的雄厚根基,加之深广的社会阅历和宏大的思想境界,自然会写出传世之作。浅薄者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基于以上认识,我曾拟编《古今读书法》和《文章学新编》两书,总结古近人读书和写作经验,供后人借鉴和参考。由于当时教学和行政工作的繁忙,退下来后又由于编十多年杂志,而无暇顾及,未能如愿。退休前后,写了若干篇关于阅读、写作的文章,尚有一得之见,或可给人以一定启示或参考,在已出版的集子中

收录十多篇文章，加上新写的 30 多篇，即使是随笔和忆友文章，也都与阅读和写作相关。现在全国每年出版的图书要以千万计，而自己所读所知，十分有限，现仅以自己目力所及，可谓孤陋而寡闻，所以将这本书命名为《读写视野》。这本小书虽不成系统，文字单薄，但从现有文章，及点校书册和附录中，依稀看到昔日之想，聊作存念吧。

结集这本小书，还有一个原因。此前我曾出过三本文集，徐寿凯先生在《耕耘集》的序末写道：“这本文集，只是他学术生涯的阶段小结，而不是最后。”学友李兵在《秋实集》序末说：“希望他更有佳作问世。”学长浦经洲在《晚霞集》序末更说：坚信“仍会有引人注目之佳作刊行。”并作“预贺焉。”老友们的鞭策，使自己不敢懈怠，因而鼓起余勇，结集此书，也算不辜负好友的期望。

本书中的《先正读书诀》，是 1987 年吴孟复教授由淮北煤师院调至省教育学院（今合肥师院）后，约于 1990 年前后交给我的该书复印件。先生看重此书的价值，意在要我点校出版。鉴于我当时系务工作和教学繁忙，始终置之匣中。时光荏苒，直至先生逝世 13 年后的 2008 年翻出此件，准备点校，但想到现今电脑普及，此项工作或许有人已做，便查看百度网，果然发现此书已登录网上。既然有人做了此项工作便无需再做了。近日阅读网上此书后，发现古人学问渊博，许多书能熟记于胸中，但光凭记忆有时也可能有误，原书的若干错讹登录者未予改正。同时还发现若干新的错讹（包括相当数量的标点），因此便萌发做切实的校订工作，改正其缺漏错讹，给读者一个完善可信的本子，或许不无助益。故决定做这项工作。鉴于退下来多年，查找资料困难，难免仍有错漏，尚望贤者正之。

另外，在文章学方面，孟复先生也曾交给我一薄册《论文八则》，线装石印本，封面盖有“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友会敬赠”红色印章，著者邵作舟，绩溪人。他学问渊博，著述颇多，有诗文集若干卷，“危言”若干卷，并对天文、历算、掌故、兵农、食货等无不探究。可惜中年辞世。此册仅 32 面，五千余字，但字少义精，颇有可取之处，如不点校，终将湮灭，为有益于学林，故特予点校。

再有，这本小书在“读书篇”中，有拟编的《古今读书法探要》编写提纲，“写作篇”中有《文章学新编》简要纲目，特将原件复印附于篇末，意在留下当时的印痕。全书还附录吴孟复教授为我编著的《中华历代名文评赏》和点校的姚莹《识小录·寸阴丛录》所撰两篇序文，这里有先生的亲历和评说，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至于本人的《安徽历代诗选》前言，《安徽文化名人世家》导论，既有对安徽历代诗坛概貌的介绍，亦有对安徽历代文化名人的简述和浅见，可供读者参阅和浏览。由于个人见闻和水平有限，缺点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望热心的读者和专家赐教。

黄季耕

2009 年 4 月 20 日

于合肥师院（原安徽教育学院）南楼拙耘斋

目 录

自 序 (1)

读书篇

论读书的心理素质和高级境界 (3)

无韵之离骚

——《史记》评论之一 (9)

曹子建赋篇概观 (16)

《洛神赋》的思想和艺术 (22)

谈《古文辞类纂评注》本 (28)

鲁迅与儿童读物 (30)

鲁迅与自然科学 (33)

陶行知的儿童教育观

——谈向孩子学习 (36)

读郭沫若写给孩子们的诗 (38)

读《胡适精选历代绝句》

——兼辨正《涌金门外》作者 (41)

《今日歌》和《明日歌》 (44)

女诗人、散文家方令孺 (46)

清冷澈骨 悱恻情深

——读丁宁的《还轩词》 (48)

冯玉祥的求知精神 (50)

钱基博的宏富与自谦 (54)

蔡元培的读书经验 (56)

合肥龙门巷走出张家四才女 (57)

马茂元教授说阅读 (60)



吴孟复教授谈鉴赏	(63)
真挚情深的悼亡诗	
——兼谈其浦大銓的伤逝诗	(65)
读杨道淮先生的《醉樵轩诗词吟草》	(69)
诗联合璧 双美增辉	(74)
爱国忧民 气壮山河	
——略评张恺帆的诗	(77)
战斗的诗篇 豪情的画卷	
——读《郭小川诗选》	(81)
再忆张涤华先生	(86)
记评论家苏中	(88)
全方位的世界华文文学家研究宏编	
——读《王一桃卷》	(91)
一本撼人心魄的殖民地血泪史	
——读王一桃《在英殖民地马来亚狱中》	(93)
才女和女四书	
——读黄嫣梨《女四书集注义证》	(96)
黑暗与光明同在	(99)
朱晓初和他的《九传薪火》	(101)
奥运赞歌	
——读陆世全《满庭芳·迎北京奥运》	(105)
少年大学生的智慧与成长	(107)
醍醐灌顶	(113)
笑的神奇	(115)
沙的伟异	(118)
永久的忆念	(120)
读书晚悟	(122)
《四十年风雨情》序	(124)
《商海观潮》《世间观云》序	(126)
《先正读书诀》校订说明	(131)
《先正读书诀》校订	(133)
附:《古今读书法探要》拟编纲目	(161)

写作篇

戴名世的文章及文章观

——兼谈其与方苞的友谊	(165)
刘大櫆《论文偶记》心得	(173)
章学诚的文论例说	(176)
姚莹文章观刍议	(179)
唐彪文章观摭谈	(184)
李扶九编《古文笔法百篇》述评	(189)
胡怀琛编《古文笔法百篇》评说	(194)
说文与写话	(199)
观察·构思与联想	(201)
“习作”和“试译”的启示	(204)
十年回眸	(205)
在改革春风吹拂下耕耘	(207)
文章的思想	(209)
文章是用真情织成的	(212)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217)
邵作舟《论文八则》点校	(221)
《论文八则》点校后记	(227)
附:《文章学新编》简要纲目	(231)

附 录:

《中华历代名文评赏》序	吴孟复(232)
《识小录·寸阴丛录》序	吴孟复(235)
《安徽历代诗选》前言	黄季耕(238)
《安徽文化名人世家》导论	黄季耕(246)
跋	庞自雄(251)
后 记	(253)

读 书 篇

论读书的心理素质和高级境界

唐彪，字翼修，浙江金华人。在康熙年间，他一直从事讲学工作，著有《父师善诱法》、《读书作文谱》。特别是后者，颇受当时有识之士称赏。当时以文名世的毛奇龄、韩菼等人鉴定此书，均给予充分肯定。曾为《杜少陵集》作详注的仇兆鳌为此书作序，指出：“二书详而有法”，“先令穷究经史，次及秦汉唐宋之文，莫不有条绪可依而循途易致。”肯定唐彪注意“养其根而俟其实”，“文有根底，不为一切影响恍惚”，本着这种思想从事教学，收到显著成效。他还认为此书可与“小学并行”：“一则砥行饬躬以养其德性，一则博学多能以扩其才华”，因而对“造就学者”的功绩是无量的。

《读书作文谱》这部书，全面地论述了读书和作文的规律，条理井然，时有精辟之见。本文着重就读书方法，提出如下三个问题略作论述：

一、读书的心理准备：静心

《读书作文谱》的第一卷，首先以“学基”为标题进行论述。这个“基”即唐彪所说的“根本功夫”。这个根本功夫，实为学习前的心理准备。他指出：“读书穷理，静字功夫最要。”这个“静”犹如道家的“禅寂”之功。“澄神静坐，于道理上易融会贯通”，以此阐明读书穷理，静字工夫最为重要的道理。

唐彪在书中旁征博引，反复论证自己的观点，并进而阐述“心非静不能明，性非静不能养，静之为功大矣哉！”总而言之：静可明智，静则专一，静则心虚体灵，道理方能看得透彻。静如春风化雨，能洗净人的心田，所以它是学者的“总要功夫”，是读书的重要心理准备，是读书穷理的前提和基础。为此，特概括地说明两点。

①收心。唐彪转引朱熹的话说明收心的必要：“昔陈烈先生苦无记性。一日读《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收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记得书？”而后收心读书，遂一览无遗。又引袁坤仪的话：“大抵修业之道，寂寂者常聚，营营者常分。聚则精专，分则荡散。精专则深入，荡散则浅收。此必然之理也。”只有收心，方能记忆；只有神聚，方能得精专，这的确是至理名言。不管是古代学子，抑或今日青少年，分心

则荡散精神，读书的结果不止是“浅收”，在许多情况下还可能是无收。

所谓分心，即是指注意力的分散。读书是复杂的心智活动，它要求读者必须充分地指向和集中于所应指向和集中的对象。人在分心时被无关的刺激所吸引，产生了思想溜号。这样，对所读之书，当然难于理解，更无法识记。据有人介绍，默读的心理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视觉感知文字信息；（2）传导神经收文字信息输入大脑；（3）大脑的中枢神经从获得的信息中提取所需要的信息。而朗读则包括五个步骤：（1）视觉感知文字信息；（2）传导神经将文字信息输入大脑；（3）大脑指挥发音器官感知声音信息，进行监听；（4）大脑指挥发音器官把文字信息输入大脑；（5）大脑辨别出声音传出的信息与文字符号所代表的信息是否一致。可见读书是一种复杂的对文字感知的心理活动，整个阅读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的大脑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分析、综合、比较、想象、联想的复杂的思维过程。因而读者必须全神贯注，集中指向于所读之书，不能注意力分散，思想不集中，只能收心神聚，不应分心神驰。读书这个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任何环节受阻，任何时候荡散，都将导致学习的无收或收益甚浅。

②求静。唐彪说“静则万物毕现”，心静养明，其功之大是难以估量的，并用生动的比喻说明静的重要：“灯动则不能照物，水动则不能鉴物”，“动则万理皆昏，静则万理皆彻”。他还说：“心无累能静。勤省察以躯闲念能静。”并指出一些读书人的通病：“人性多喜流动而恶寂静。”“坐不数刻，心未起而足先行矣。”这样流散好动，杂念丛生，当然难以潜心学习，自古及今，心浮气躁的人，坐不住板凳的人，是永远不能进入学术殿堂的。读书只有做到“一物不扰，一念不生，则气自然宁定，自然清明，工夫渐渐涵养，内外夹持，勿助勿忘，斯有得也。”只有读书的心理准备工夫充分，才可能专心致志地学习，才可能学有所得，并从而获得更多的知识，为创造性的劳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读书的求实精神：质疑

读书贵在发现问题，敢疑、善疑也是一种良好的心理素质。唐彪在他的《读书作文谱》中十分注意存疑。他反复征引孔子的话说明读书贵疑：“多闻阙疑”，“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紧接着唐彪指出：“学者必不能无疑，惟在于有疑而能阙。苟不阙而轻发之于言，或妄笔之于书。既贻有学者之非笑，而又误天下后世无学之人。”他还指出：“贻有学者之非笑，犹可言，而误天下后世无学之人”，其过失便很大了。读书存疑，就是思的过程，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就是只读不思容易迷惑受骗。只有老老实实地认不知为不知，如实地保持“阙疑”的态度，对疑难未解的问题不妄加评论。“阙”同缺，“阙疑”即把疑难问题、暂且没有明白的

问题，留待尔后研究释疑或请教高明，才可能得到真知，既不欺骗自己，更不会贻误他人，其意义是很深远的。

唐彪指出，虞舜、周公、孔子、颜渊“尚有不知，尚自疑惑，尚且孜孜不耻下问”，普通之人更应不耻下问。孔子称赏颜的好问，禹的叩问而得。“闻善言则拜”，确是崇高品德。周公的“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惟恐有善言不及与闻，已有所疑不及问人”，周公这样的大圣人其谦虚好问如此，何况我辈之人。唐彪根据对人的阙疑好问精神，推而得其理。并用生动的比喻阐明其理：“譬如燃灯于一厅之上。灯一二盏，则只能照一二席地，必不能照三四席地。若燃数十余灯于一厅之上，则一厅无不照矣！”进而具体地说明其理：“凡一人之聪明才智，正如一二盏之灯，安能照及天下之事理？好问而并十人之聪明才智，譬燃十盏之灯，更好问并数十人之聪明才智于我，犹如燃数十盏之灯，自然于天下之理，无不明矣。”只有好问，才能并多人的聪明才智于一身，而只有集多人之聪明，才智始大，智慧乃高。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但社会上确有这样的愚鲁之辈，狂傲之徒，自谓才学过人，诩诩自负，不屑下问，其无知愚妄，必然局限其才智的发挥。

唐彪深切地感到只有将自己的所疑，能在“高贤良友”面前不耻下问，别人才将你不懂的问题“阐明开示”。若自己没有虚心求教之心，人家怎么知道“我所欠缺者是何学问，所疑惑者是何道理”，别人从何处指教你、帮助你。他深切地表述自己的体会：“天下无不问而知之理，更无不问而人自教我之理。”只有浅学的人，才唯恐别人讥笑，虽有模糊不知的问题，甘心不知，不肯下问，强不知以为知，这是再愚顽不过的了。若真有笑不耻下问的人，适足以说明这种人是无才无学的庸人。

唐彪十分重视存疑和释疑，要求读者具有不耻下问的精神。他自己在读书过程中有一个很好的做法，遇有疑惑不解的问题立即进行“登记”。他认为人们在学习过程中每日有疑，若疏忽不记，过时既久，即使碰上有学之士，虽想问所疑问题已记不起来了，因而错过许多可问的机会，搁置一些该问的问题，实在是件很可惜的事。因此，唐彪认为，凡书中有疑，不当因有师可问，便不登记。他讲了三点登记之由：一是偶遇师数日不到馆，自己事多易忘；二是精微之理，所疑之问题，抑或先生所未晰，若不请教学识更高深的人，难以得解；三是古今典故繁多，常人不及考究者何可计数，若不请问博雅之人，必不知其根据。故“苟不专置一册子记之，久而遗忘，不及请问高贤，生平学问因此欠缺者不少矣。”这种专置小册子记问题的办法很可取，今天仍值得在学生中提倡。唐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认为自己体弱多病，天资较钝，但有了勤学好问这一条，终能成为一个饱学的人。他青少年时在学习过程中曾将诸经史疑义，多不能



考订明晰的问题，及平时所疑之处，即时地记于册中，按季录出一单，用邮寄的方法向高贤有道者求教，如当时颇有名望的毛西河、黄黎洲、吴志伊诸先生，他数向这些人请教，均得到他们的“不吝指示”，因而在学问上大为长进。

唐彪还十分注意驳问和复讲。塾师在讲授过后，要学生进行复讲（今天的课堂教学，对重点、难点问题在老师讲解之后，再让学生复讲，我认为仍可适当采取），他认为在复讲过程中“全要先生驳问，层层辩驳。如剥物相似，尽皮，方见肉；去肉，方见骨；去尽骨，方见髓，书理始能透彻。”唐彪还认为，弟子复讲时，先生宜驳难，但先生讲解时弟子亦宜驳问：“先生所讲未彻处，弟子不妨以已见证之。”在讲授过程中，这种师生共同探究之风，极宜提倡。若有人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因为学生是主体，就听学生的，采取放任的态度，这是不对的。若认为教师是主导，一切听教师的，支离其说，掩饰己短，厌烦学生辩难，更是不对的。

在《读书作文谱》这本书中，有一节标题为“看书进一层法”，唐彪引用朱熹的话加以说明：“读书有疑者，须看到无疑，无疑者须看得有疑。有疑者看到无疑，其益犹浅；无疑者看得有疑，其学方进。”从无疑处看到有疑，这是学习深化的表现。这就要求我们对所读之书，正看、反看、左看、右看、反反复复地看，深入细致，严谨扎实，而且要一思再思，不断地穷理，这样才能不断地获得新知。

唐彪在他的著述中还进而提出“看书会通法”，这是析疑的高级阶段。他将针灸五穴取一穴的办法用之读书。便是“取用一经”，即对所读之书产生疑义“能将上下文理会，更取同类之书参究，当无有不明。”如扬子“言于仁也柔，于义也刚。”到《易》中又将“刚来配仁，柔来配义。”如《论语》：“学不厌，智也，教不厌，仁也。”《中庸》则说：“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所有这些除悉心地参究研讨外，应各随本文之意看。切实地根据这部著作的总体与部分，前文与后文，细加体味，认真分析，不可孤立地、片面地去理解。如此，方可给这些词语或概念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解释，从而获得全面的、确切的理解。

三、读书的高级境界：精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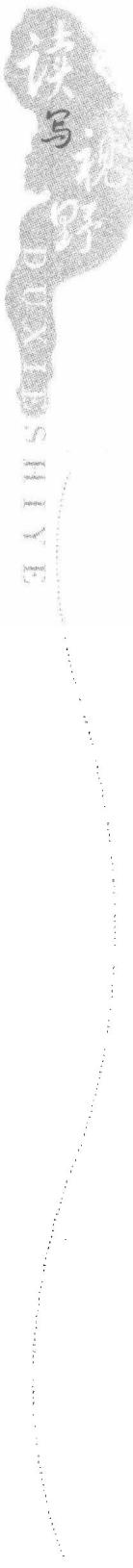
读书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有默读和朗读、有精读和略读，可根据不同需要进行。每种读法各有其用处。在诸多的学习方法中，唐彪特别强调熟读。他说：“熟知其理而能圆通不滞。”所以，一切所为，“生不如熟，熟不如极熟，极熟则能变化推广，纵横高下，无乎不宜。读书作文之更贵于熟，何待言哉？”他强调读书要读到极熟、精熟的地步，我认为这是读书的高级境界。

唐彪指出，面对所读之书，有当读，有当熟读；有当看，有当再三细看，需要加以审察。当读之书，可一般地阅读，或采取粗读、略读的办法，有当熟读之书，则应精细地阅读，以至熟背成诵，精审其义。唐彪在他的著作中征引朱子的话来说明这个道理：“读书须是将本文熟读，字字咀嚼令有味。”唐彪根据朱子之意推之，并明确指出：书有必宜熟读者，有止宜看而会其大意者，因书而异，因读书的不同要求而异。看来唐彪更强调读书既欲精其理，又欲习其词，所以必须熟读。因为只有熟读才能反复深味诗文妙义，才可能收到“精其理”“习其词”之效。

读书“会背未必即熟”，但会背的功夫仍然是极为重要的。故唐彪在青少年时曾联系头十位友人组成“背书会”，对熟读大有助益。今日中小学，若组织课外背书小组，促进熟读，我看也是可行的。当然能背不光在于记性，还关乎理解。他特举例说明：少年时记性胜于壮年，然而少年时读书不过十余行，而壮年反能读三四十行。或少时读一二张犹昏然不记，壮年阅读数十张竟能记其大略，这主要因为“不能解，故不能记。壮年能解，所以能记。”对所读之书若欲达到深刻理解的地步，就一定能增强、加速记忆，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

熟读和深思是互为促进的。熟读加强深思，深思加快熟读。唐彪说：古人的微言精义难以明言，须读者认真地“好学深思”（司马迁），细加钻研才会慢慢自悟的。故须“将其书熟读成诵，取而思之。”记不熟，则思不起；只有精熟成诵，才易于思索，才易于把握诗文精髓、奥义。思也有个过程，唐彪说：“今日不彻，明日更思；今岁不彻，明岁复思，数年之后，或得于他书，或触于他物，或通于他事，忽然心窍顿开，从前疑义，透底了彻。”读书只有读到精熟的程度，才能熟练自然地联系实际，做到学用结合。唐彪指出：“文入妙来无过熟。”并举欧阳修的作文为例，欧公曾告诉他的侄子如何作文时说：“于吾侄岂有吝惜，只是要熟耳，变化姿态皆从熟处出也。”只有把文章读到精熟的地步，才能领悟其妙处，体味其作法，当自己提笔为文时，就会如行云流水、变化多姿，从而写出优秀的篇章来。

读书只有读到精熟的程度，才能将所获得的知识，牢固地掌握，经久不忘，这是一个学者极为宝贵的读书经验。中国现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和史学家杨树达先生，他以专心致志、深入研究为乐。他不仅精熟许慎的《说文解字》，即使像司马光《资治通鉴》这样的史书也能背诵。他在二三十年代学习日文，后来虽长年不用，但他的日语仍流畅至极。有人问他：“你日语生疏一、二十年，为什么还能说得如此流利？”杨先生回答说：“我和日本人同班，日本同学还向我求教哩。学得精熟，自然经久不忘。”（杨伯峻：《杨树达文集前言》）由此可见，精熟是读书的高级境界，这个



现代学者的范例，也为唐彪读书讲究精熟提供有力的例证。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对唐彪的《读书作文谱》进行初步评析。虽然这本书成于清康熙戊寅（1698）年间，距今已有二百九十多年了，但我认为唐彪的语文教学思想，特别是读书方法的高见，直到今天仍有其借鉴的意义。但是，唐彪毕竟处在封建统治年代，时间久远，自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今天，我们固然仍需要有对中外典籍的扎扎实实的熟读深思之功，从而获得丰厚的学养，打下坚实的根基，这是真正的学者必须坚守的。但时代在飞速前进，知识在迅猛激增，新思新著扑面而来，如果我们仍局限于提倡精熟的功夫，就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所以我们还必须培养青少年的速读能力。西方国家早已注意这个问题。德国曾出版许多训练快速阅读的小册子，俄罗斯也早有《快速阅读法》专著出版。近年来，我国也有快速阅读的专文见诸报刊，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我们应该重视青少年的速读训练，这是跟进时代潮流更新知识的需要，也是迅速提高全民素质的需要。

（原载《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无韵之离骚

——《史记》评论之一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对司马迁的《史记》给予很高的评价，赞美这部不朽的巨著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史学界对此多有论述。至于“无韵之离骚”这个精辟的概括，不少文章虽有所涉及，但尚无专文论述。有人解释：所谓“无韵之离骚”，“即是说《史记》不但是一部最优秀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虽然是散文体裁，没有韵律，但它同诗歌中的《离骚》一样，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把“无韵之离骚”理解为仅仅“具有高度的艺术性”，虽不无道理，但这个认识似不够全面。个人认为：鲁迅这句话绝不仅从“艺术性”着眼，它还包蕴着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追求等丰富内涵。因此，本文着重就以下三个问题：爱憎鲜明的言志述怀，热烈奔放的感情抒发，精诚求真的美学追求，略陈浅见。

一、爱憎鲜明的言志述怀

司马迁具有“卓识远见”，往往“微言见志”（陈子龙）。正辞“往往见于抑扬之中”，论断常常寓于叙事行间。善善恶恶，爱憎极其分明。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说：“史迁为纪传之祖，发愤著书，辞多寄托。”又说：“彼本自成一家之言，体史而义《诗》，贵能言志耳。”范老所谓的“体史而义诗”，以“史”的形式，“诗”的实质，言其志，寄其情，达其意，所论十分精辟。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太史公《屈原传》赞曰：‘悲其志。’又曰：‘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志’也，‘为人’也，论屈子辞者，其斯为观其深哉！”屈原放逐江南，行吟泽畔，最后自沉汨罗。而司马迁至长沙，观屈原自沉处，“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们的高洁、为人，对理想情志的热烈歌赞和对奸佞小人的有力抨击，都鲜明地昭示后人。

先看屈原和司马迁对理想情志的热烈歌赞——

屈原《离骚》：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